



光頭

光頭

果 庵

前年我曾做過一小文曰：「從頭髮談起」。刊在中國學生第一期，其意無非站在節約的立場，提倡光頭運動，這道理原很淺薄不難知曉，但實行起來却不無困難，譬如我自己辦的學校，仍須用強制的力量，才能達到人人光頭的效果。如此我們就不能不佩服軍人，他們的強制辦法，可以行得那麼廣泛，大約中國社會積習既深，除去用雷厲風行的手段是不易有結果的。

綜合光頭的利益約有數端，不避重複，再加申述。

第一，在習俗上我國古時講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所以自清以前除異族入主外，大抵皆是上梳髻，所以必須加冠才算正式服制，科頭跣足乃是野人之風，不足為訓。男子二十而冠，大約身體長成，髮亦易於受并，於是舉行冠禮。史記西南夷或飾豕尾恐而後來之髮辮，又漢書終軍傳，晉書東夷傳都有西南夷東夷鬚髮的記載，唐代西南夷有峨嵋奴，在傳奇小說中常常提起的這種人編成辮髮式的東西，垂在腦後。由於唐代遺下的繪畫，土備尙可考見。元代是蒙古人會強迫中國人胡服胡裝，但未能通行；至清代才十足的強迫中國人，剃去周圍頭髮，將其餘編辮下垂，初頒此令明遺民因違抗而被殺者甚多。有許多人皆因之出家爲僧爲道，豈意二百年後，習非成是，及清末有人提倡剪髮，反而無人肯從。我記得幼時鄉下人，都叫剪了髮的做洋鬼子，即在三十年後之今日，鄉曲鄉民或號稱遺老之徒，拖了這根不乾不淨的豚尾的仍然不少，中國人一部頭髮竟有諸多歷史，說也奇怪，自從剪髮提倡以來，代之而起的，就是從東西兩洋傳入的平頂頭，西裝頭，名色繁多，指不勝屈，理髮匠一天到晚運用心思，在我們幾根煩惱絲上，大賺銅鈔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可以說去了清代的外族裝束，而添上了其他外族的形式，在實際上似乎二五一十，毫無道理。我覺得這幾根頭髮，既已數千年來惹下不少嘈嘈囂囂，何如根本解決，也來他一位中國本位頭髮，既不衛生，又不方便，當然不能復古，所以只有光頭最爲適宜。

第二，在觀瞻上講，一個人原也需要一些裝飾以增加其豐度儀表，但是弄來弄去竟變成粉面油頭的作風，男女不女看了委實不大舒服，近來有一種浮浪子弟，把頭髮留得異常之長，好像要和張翼賽美，每天早晨起來總得花上點把鐘工夫，對鏡理裝膏沐滿前，搔首弄姿打粉停妥，高高的領子，瘦瘦的腰身，髮則光可鑑人，體則隨風欲倒，這樣的人請問有什麼用場？而且既有此表便有此心，形式影響精神，精神支配物質，他們除了注意怎樣博得同性及異性注意之外，什麼國家民族，學問，事業，大約通通放在心上，這種弁而釵的人物，不用說戰時生活不能適用，即在任何時代，也是徒具形式的，金漆馬桶通常所謂美，原有種種標準隨我們觀點而不同，不過一般說來好像姚姬傳批評文章一樣，不出陽剛與陰柔兩類，在近代美學上也有相同說法，剛性美或曰雄美（Masculine），柔性美或曰秀美（Feminine），前者如大山巨川，瀑布長風雷電，可以發皇人的志氣，可以開擴人的襟胸，後在如幽林曲澗，清風雲霞等可以使人舒適清朗，可以使人繾綣多情，我覺得男子的美，無論如何應當屬於前者，不當列入後者，故心理學上將自命多情的賈寶玉式人物列入病態以為 *Abnormal* 良非虛語，同時我覺得一個男子之所謂美，當然最希望而且要求異性之青睞，作女子的并不見得專愛扭扭捏捏小生式的人物，時至今日，多愁多病身已不足應付傾城城貌，連女孩子都講究健美，我們又何必專門在頭髮上光與不光上打算盤？我們應當不要那些女人式的裝飾，減消我們的英氣，簡單爽朗強勁不折不扣不昧昧煦煦才是這時代的丈夫，我們要做黃族的好男兒，好頭顱上不要這些雞零狗碎，精神飽滿本來面目才是真英雄。

第三，在經濟上講我前者的作的文字裏已竟算過一次賬，說是我們不妨把理髮所費的無用金錢，拿來賑濟貧國，三年以來物資之缺乏，民生之困難，較比以前不知又加了若干倍，一塊肥皂要賣到幾十元，一瓶司丹康怕不要幾百元，作髮油的原料的凡士林，現在已竟無處可買，就是買到也要一兩千元一磅，其他如香粉香水香精種種化妝物，乃至梳頭用的梳子篦子刷子那一種不是有驚人價錢？於是理髮一次其直接間接消耗即以一百元計，當不為多，一年十二月，就至少要一千二百元，按照官米售價可合一石三斗，全國四萬萬同胞留髮者姑以千分之一計，倘有四十萬人，那麼就是每年要浪費五十萬石米糧的價錢，豈不可悚！假如改作光頭，一切化妝用費，就可省去簡單一點，不過十元已足，請看只要我們一轉念間，就為國家省下多少物力，何況化妝品的來源都是外國，我前者為文亦曾再三強調此點，好像算過一個比這個更詳細賬目，讀者們或者倘且記得。國人積習都是倚賴成性，時時以為天塌有

大家，我一個人嘗了也不濟事，因而我看看你，你看看我，彼觀此望，終於節約成了口頭禪，事實上不應該消費的金錢和物資，還是像水一般流出去，不但物資，即以時間論，理一個西裝頭至少須一小時，光頭半點鐘已竟可以，且西裝頭不到二十日便要修整，光頭可以支持一個月，這樣算起來光頭比長髮可以省下三分之二的時間，一年就可以多作一日工作，四十萬人可以多作四十萬日，若拿一個「工作日」的工作效能乘起來，其生產量必有可觀，可惜我還是外行，不能詳為計算（每天梳髮加油時間尚未計入），我們同胞向來是不把時間當作一回事的，吸鴉片煙吃海洛英的固不必說，即一般公務人員，那個不是慢騰騰地？早晨不至日高三丈不起，刷牙，漱口，盥洗，梳頭要用兩個鐘頭，點心吃過到衙門時至少十點，還不到十二點又已夾着皮包如飛而去，像這樣一日只作半日，一年不够半年，工作效率先不用提，工作精神實足貽笑。我希望以雍光頭為契機，從精神振刷，好似從頭至足全體翻新，把時間看得寶貴，亦即將工作看得重要，有人一天到晚喊本位努力，實則非澈底改變頹廢精神談不到盡職，而頹廢乃是打破頹廢之起始，亦即足以看出振奮之決心，希望凡我同胞，勿認此事只是形式，而無關大體也。

第四，從健康上講，頭髮多了最易藏垢納污，古人常常沐髮或即此理，世說新語，謝萬造王恬，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，杜甫詩當風歸白髮，又周公一沐三握髮，皆是沐髮的明證，不沐的就要生虱，稽康與山巨源書自己承認因懶而任頭生虱，又如王猛捫鬚而談，恐怕頭髮，理也不少，王安石面垢不洗，朝見皇帝，親自衣出還自己吹牛，說屢游相鬚頭髮，又焉能沒有，古人以此為放誕，偶爾原無不可，今日衛生無處不要講求，而見頭鬚乃一身主宰，若任其如此，毋乃大殺風景，就是隨時梳洗，頭皮永遠不見陽光空氣，也不見得怎麼舒服，我從前留髮之時，常苦頭痒不得一搔甚不快樂，後來又生起癩來，搔起來會流血淋漓，不搔則不可容忍，慢慢頭髮脫落日見稀疏，後來毅然決然將頭髮取消，不久遂愈，至今不發，我不敢斷定留了頭髮的仁兄們，是否人人都有此病，但我現身說法，深知頭髮長了毫無益處，衛生家說太陽紫外線可以殺菌，頭髮太多紫外線不能射入，當然不易獲得此種益處，想來不無理由，又且頭髮剪短洗起來非常方便，絕不至如握髮的周公狼狽萬狀，更不至如沐髮王恬久待慢客，我們同胞身體健康比起他人相去甚遠，不去學學人家的體育鍛鍊，却專門學了人家的滿頭青澤，已竟是賞價還珠，憤懣的既不能做，這樣消極的改革都無決心與勇氣，豈不貽笑於人？青年學子爲了康肅生活，煥發朝氣，理應剪去長髮，即公務人員爲了增加工作力量，又何樂不採取我的建議？

以上所說四點不過就偶然想到的談談，古人說勿以善小而爲之，我們大概是計小節的多，其實這事情看看似小，確也不算太小，我們是困窮的國家，老弱的民族，沒有閒錢作不必要的開銷，不應把形式的裝點，墮壞我們的志氣，好在這不比戒除鴉片須忍受肉體上的痛苦，大家何妨輕而易舉的試他一試，如果感覺到我的話不對，就是重新留起頭來不也很便當嗎？